

回眸看費穆

(費穆研討會的會外旁白)

柯靈



天緯同志：

手書奉悉。費穆電

影研討會和回顧展圓滿結束，可喜可賀。承寄材料，也一一收到。翻看展覽會期間的照片

，感慨不盡，特別是《小城之春》四位男女主角的合影，當年風度翩翩的李緯和瀟灑的石羽都坐着輪椅，妙齡少女張鴻眉化作老去徐娘，韋偉丰姿依舊，卻已美人遲暮，鬢雲如雪，襯着一襲緋衣，黑白分明，鮮紅的大圍巾特別醒目，使人想起《小城之春》

中那位輾轉情網左右為難的少婦，一條桃花的網眼圍巾掩映弄姿，給人物添了多少宛轉蛾眉的色彩，顯示導演和演員的慧心。這影片的劇本作者李天濟已成古人，費穆的大幅遺影，作為四人合影的背景，用深邃的目光靜靜地望着前方，若有所思。《小城之

春》在風雲緊急的一九四八年問世，曾被認為意緒消沉，背離時代精神，不利於革命形勢，備受責難。五十年世事如雲，現在《小城之春》終於獲得實事求是的評價，由海內外專家肯定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一。人和藝術的遭遇常常不可究詰，藝術生命卻比人堅強得多，真使人不覺悲欣交集。

前承邀參加研討會，我心嚮往之，而力不從心。我曾有意重溫舊夢，看一次費氏遺作，小抒觀感。一念之間，想到我這點殘山剩水的時光，也就廢然而止。後來又想就我所知，回顧一下費穆和左翼的因緣，作個簡短的面面發言，希望有助於對費氏生平的了解，絃外之音，是不應對費穆懷有宗派成見。我還為此花了些尋蹤覓跡的工夫。轉念一想，以意識形態與政治傾向的違合親疏臧否人物，月旦

藝術，流弊甚多，並非切實的知人論世之道。我想費穆之所以可貴，正在於能夠保持藝術家的清醒，追求自己獨特的創作道路。至關重要的，是公正地對待歷史，對待藝術，拂拭塵埃，還費穆以本來面目，我相信開研討會的目標大概也在於此。

我欣賞費穆的影劇藝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在零落漫漶的印象中，有一點記憶猶新，那就是費穆本人和作品中的書卷氣——中國悠久文化積澱形成的那種文采、風韻和氣息，我會以「水墨寫意」和「金碧山水」比擬他的藝術風格。如何使電影這一門與現代科學技術工藝商情密切相關的外來新興藝術具有鮮明的中國味，是個非常艱深的課題，過去就有過不少爭論。但中國電影不打「中國牌」，到頭來恐怕很難真正成氣候。費穆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不少值得珍視的經驗。鄭蘇元同志評介費穆，說他「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和藝術造詣。他深諳電影的藝術本質，熟悉電影的表現特點，借鑑外國電影經驗，並融入民族文化傳統，形成別具一格的創作風格。」我認為說得很中肯。

《費穆電影回顧展觀摩資料》雖只薄薄的一冊，很有參考價值。你在《江湖兒女》一文中提到建國初期的一段影事軼聞：費穆滿懷熱忱，由香港回到北京，江青卻因抗戰前夕演《狼山喋血記》時要求「多給幾個特寫鏡頭」沒有滿足，責令費穆檢討，費穆斷然拒絕，重去香港，終於客死南天。我一向閉塞，對此還是個新詞，初時十分驚訝，覺得不可思議，隨即也就釋然。為費穆計，此事是禍是福，是幸是不幸，很難斷言。但對了解江青其人，恰如頰上添花，老娘神態頓覺灼然如繪，這一筆是萬不可少的。圖片中有一張費穆、黃佐臨、顧仲彝的合影，顯然是他們合作《秋海棠》時期拍攝的，其時在上海淪陷期間，說明文字卻誤顧仲彝為吳仞之。可見時間疏離容易造成隔閡，更顯得資料保存和研究的重要了。

我很遺憾沒有參加研討會，也無法參與研究文集的寫作。如果這些會外的旁白與隨想，可以聊備一格，那就請你隨便酌情處理吧。祝好

柯靈

九七、五、七